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世陰陽夢 第三十九回 群仙法會

話說楊都爺復任，原是都天大王，因為人忠直，上帝留他做都天院，是陰司極尊貴的王府了。這道人原是楊都爺攝來的，同著這二人去告辭，要回陽間，走到衙前候堂事完畢。道人進去稟道：「小道前蒙都爺呼喚至此，看問魏忠賢公案。如今都已完結，乞放道人回終南山修煉去吧。」楊都爺道：「本院知你有道行。只因你錯救魏忠賢，故此要你作眼他的罪業果報。且是世人多為名利熏心，不信因果，屈你在此，你好去陽間，細細詳說與妄男子知道。可喜你道心甚堅，功行將滿。雖有玄門工夫，未得仙機旨趣。今日繆爺來辭我，要往仙界。繆爺與我極相厚的，他曉得我不輕易薦人的。待本院面說，你可隨去看些仙景，聽些仙談，也不枉你在此一番。」說話未了，把門官報道：「繆爺來拜。」楊都爺接入，敘談之間說道：「老仙翁，明日眾仙法會，玄言奧妙，不能使我相聞。終南山道人在此，看遍陰司。他已有道行，乞攜他去，少探仙蹤，不知尊意何如？」繆仙翁道：「這道人鈍根雖減，靈心未現。即承見教，可相隨去。」楊都爺便喚道人叩見繆仙翁。道人稽首道：「小道庸劣凡夫，願從仙駕，當效執鞭下役之勞。」繆仙翁道：「看你塵心未淨，機緣尚早，但可少玩光景，仍歸凡世，功成之日，便來度你。」繆仙翁別了楊都爺，就挈這道人去。道人拜別楊都爺，楊都爺囑付道：

脫卻地獄門，好隨仙駕去。

試將此業冤，傳與人間世。

話說這道人隨著仙翁，正遂其志，心中十分歡喜。卻是才離地獄便登天堂。只見白雲滿山，香風拂拂，四下裡都是茂林修竹。又見香場兩行夾種著大松樹，都是合抱不來的，中間平坦一條青石大街，忽地面前擠擠簇簇，若干仙童執著幡幢，仙女吹著笙簫，仙吏齊來迎接。道人限隨在後，耳邊只聽得潺潺的澗水響。看前面時，一座青石橋，兩邊都是朱虹欄杆。岸上栽種奇花異草，蒼松古柏，翠柳夭桃。橋下翻雲滾雪般的水，從石洞裡湧出。過得橋來看時，兩行奇樹，中間一座大朱紅欄門。門上有大金字「文昌院」牌額。道人進了朱紅大門看時，抬頭見一所大宮殿，但見：

金釘朱戶，碧瓦雕簷。飛龍盤柱戲明珠，雙鳳帷屏鳴曉日。紅泥牆壁，紛紛御柳間宮花；翠靄樓臺，淡淡祥光籠瑞影。窗橫龜背，香風冉冉透黃紗，簾捲蝦鬚，皓月團團懸紫綺。若非天上神仙府，定是人間帝王家。

道人尋思道：「世間哪得這樣好所在。」又進了儀門，門內有丹墀甬道露臺。兩廊盡是朱紅亭柱。正中一所大殿，金碧交輝，點著龍燈鳳燭。兩邊都是仙吏執簿捧圭，持旌擎扇侍從。正中錦圍公座坐著繆公。兩廂周圍都擺著龍藏朱紅沙書廚。又見露臺上有白髮老人，捧著仙桃仙果叩見，外邊報道：「從仙官拜賀。」繆公看那東帖上寫著：「隴西李白、中州白居易、眉山蘇軾、成都楊慎、瑯邪王世貞、甬東屠隆等稽首拜。」繆公連忙出來迎接，都像人間拱手長揖不拜的。眾仙官道：「西溪公下游塵世，玉堂金馬之間，著述不朽之書，是立言了。桃李門牆，賢良多士，是立功了。周濟貧士，提攜後進，是立德了。有此三立，名滿天地間，是不虛游也。復正仙班，是還故物也。」繆公道：「小弟不才，浪跡人間。心懷不平，觸忤權奸，致遭慘禍。不期今日復會諸仙翁，實出萬幸。」李太白道：「小弟當時因譏諷了楊貴妃，傲慢了高力士，以致流離奔竄，故此托名江心撈月，隱跡青山，得免奇禍。」蘇東坡道：「大率才人處世，多得謗毀，橫罹患難。正所謂，不遇盤根錯節，不足以別利器也。」楊升庵道：「多為俗所述。自投湯火，以智自燒，以明自賤，將沉浮於生死海中，求擠不得。」王鳳洲道：「將謂幻者嚮本以致惑乎？固非常智之所及。」屠赤水道：「雀為蛤，雉為蜃，人為虎，腐草為螢，蜣螂為蟬，鯢為鵬。萬物之變化不可以智達，況耳目之外乎。」白樂天道：「可請列位仙翁，同游荒山，以為西溪公洗塵。」李太白道：「詩酒且圖今日樂。」繆公道：「少頃即當奉拜列位仙長。」白樂天道：「吾輩不拘俗套，即同往便是。」

道人隨著，只見雲光滿地，日色當天。路旁花開爛爛，鶴舞蹁躚。到了一座山口，紫峰削玉，碧澗垂流。才入大門，樓閣重重，花本鮮秀，似非人境。煙翠蔥籠，景色妍媚，不可名狀。香風颯來，神清氣爽。眾仙翁又長揖，坐於中堂。窗戶棟梁嵌著異寶，屏帳盡畫雲鶴。少頃四個青衣童子，捧著碧玉臺盤來。白樂天持杯定位，繆公首席，挨次兩列坐。唐宋明，都序著朝代，器皿珍異，人世所無。香醪嘉饌，目所未睹。飲至晚，促席連坐，點起九華燈，光華滿座。只見裊裊婷婷，走出四個美女來，都是絕代之色。怎見得：

朱顏黑髮，皓齒明眸。飄飄不染塵埃，耿耿天仙風韻。螺螄髻山峰堆擁，鳳頭鞋蓮瓣輕盈。領抹深青一色織成銀縷，帶飛真紫雙環結就金霞。卻是依稀閨苑董雙成，果然彷彿蓬萊花鳥使。

話說這四個仙女列在座前。屠赤水指著美女對繆公道：「這是櫻桃樊素口，這是楊柳小蠻腰。果何如？」又指著朝雲道：「朝雲能解蘇公意，不合時宜滿肚皮。」又指琴操道：「這是門前冷落車馬稀，令人老大徒傷悲。」繆公大笑道：「琴娘參禪悟道，哪有悲來。」李太白道：「樊素、小蠻，歌舞是絕倫。琴操、朝雲，劍術果奇妙。各逞長技，以供新客鑒賞何如？」眾仙客齊道：「極妙！」白樂天便叫樊素歌來小蠻舞。這面個美人，一歌一舞道：

嬌滴滴一團風味，熱急急萬般情意。俏婷婷柳絮隨風，軟怯怯一似梨花雨。分外奇，輕風燕子飛，風流雅調不是尋常趣。卻笑洛水湘波，空叫魂夢迷。堪提，總飛燕也不如；還疑，比紅兒也不如。

兩個美人歌舞罷，眾仙翁都稱贊。白樂天道：「列公都要飲三大觥。」蘇東坡道：「酒量又不可同日而語。若青蓮公斗酒詩百篇，不說三大觥，三千觥也不醉。若小弟與赤水公不善飲，西溪公，且是涓滴不沾唇的。請各自隨量便了。」鳳洲公道：「請飲過。看劍術。」眾仙飲西。繆公只吃茶。東坡便叫朝雲、琴操試來。

朝雲便捲起兩隻袖子，拿一口劍在手，把鞘上拍三拍，只聽得嘯聲大振，慘如冤鬼哀號，猛似兇神叱喝。啪的一聲響，那劍忽然跳起空中，有一丈多高，又一翻轉原落在鞘兒裡來。

琴操便在衣袖裡，摸出一個鉛彈丸兒，在手掌中，旋了兩轉。一拋拋起，約有三丈，化成一口劍，光芒四射，是長虹而下，直到地，復跳起，落在手掌中，原是一個彈丸兒。

眾仙翁觀著一回，都道：「奇絕、奇絕！」楊升庵道：「所謂飛劍斬黃龍，信有之。正是仙家劍術也，吾輩當以詩相贈。青蓮公是大詞宗，吾輩主盟。請道來。」

李太白道：

海石榴花映綺窗，碧芙蓉朵亞銀塘。

雙飛劍舞蒼虬臥。滿院春風白日長。

白樂天道：

沉沉香霧映房攏，剪剪簷頭盡日風。

揮劍能叫塵慮息，始知身在蕊珠宮。

楊升庵道：

一到仙宮白玉堂，驚看雙劍果非常。

騰空靈異延津出，不似巫姬夢楚襄。

王鳳洲道：

瓊漿飲罷月西沉，瞬息歡游抵萬金。

塵慮因看雙劍盡。鳳蕭忽奏玉京音。

屠赤水道：

老聃西逝即浮屠，莫怪窗間貝葉書。

仙女雙飛真劍幻，可知鸚鵡誦真如。

繆西溪道：

長恐凡材不合仙，喜看神女舞蹁躚。

雲中飛劍尤奇絕，疑入麻姑小洞天。

蘇東坡道：「小婢薄技，何敢當諸仙長珠玉之贈。」眾仙翁道：「非東坡公，下能蓄此妙姬；非妙姬不能有此神技。」眾仙大笑而別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這道人隨去，看得仙景許多好處。眾仙翁又如此作樂，看得凡世，就是火坑，男女都是螻蟻了。心裡便戀住，不想回來。只見繆公升座，喚仙吏開了三百六十六口大朱紅龍藏廚內，捧出各函書籍來查點。案上擺個大簿，都是書目。——一看過，每函用掌書仙印一顆在面上。仙童都來搬書，道人也混入在裡頭搬弄。見了許多天書，都是蝌蚪文書，是凡人不識的。又見了一部《雲笈七籤》上有若干符咒，竊取來背地裡看，被一個童子瞧見道：「你是凡人，根氣淺薄，如何曉得。」搶這道人手裡的書，上邊去稟。

繆公便喚這道人來說：「你該回去了。」道人稽首道：「小道愚蒙，哪裡知道來去的路頭，望老仙公收留教誨。」繆公搖頭道：「時尚未及。」道人又稽首道：「望老仙公指迷開論，使愚下精修悟道。超拔之功，感戴無量。」繆公道：「譬如一隻船，在大海中不知經了多少風浪，及至到岸，風浪一時都息。又如一個人，在長途不知經了多少碼頭驛遞，及至到家，碼頭驛遞一個也無。你自去悟這個道理。」道人只是點頭不做聲。繆公又問這人道：「你以前是誰？」道人答應道：「不知。」繆公道：「既只是你，何故不知？既說道不知，如何只是你？知者名悟，不知者名迷。誰叫你迷，只是迷其所悟。誰叫你悟，只是悟卻所述。此處你須要尋究，究去不知知者現。在你自家去用這段工夫。」道人說：「此理更深了。」繆公又說道：「假如你參得透時，八十一卷《華嚴》只是一句。假如你參不透時，單提半偈，纏不了的葛藤。必須要在葛藤裡打筋斗出來哩。」道人便悟道：「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。」繆公道：「他也莫點燈，我也莫放火。誰想林檎花，結個頻婆果。」道人稽首道：「來求老仙翁賜個名字。」繆公道：「自無始以來，哪個是你的名字？人有個真名，都是假赤灑灑。原是本來圓陀陀，豈有名字。我如今贈你一個廣長舌，好去人間說天堂地獄事。」道人說：「不知終南山在哪裡？」繆公把道人的肩一折道：「遠不遠千里，近只在目前。醒去。」正是：

今日得君提拔起，免叫人在暗中行。

不知道人夢醒如何行徑，且聽下回分解。